

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得倭寇都徽宗賦詩賜群臣其領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遍漣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容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閭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和中和為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為詩者可無師承乎

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略盡偶閱臨汝石刻見一帖云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為千古罪人也雖疑居遠方終身不耻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口趨於壞歲甚一歲久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未嘗能守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宣仁而諭令其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并通判通判兩任滿有

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名
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
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
西河東三路爲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
運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東西淮南又
其次江東西荆湖兩浙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爲
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任滿或就移近上坎等路分
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內提點刑獄則
不拘路分輕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
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肯兩任親民才爲通判使望

州郡至於監司既無輕重遠近之閒不復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曾魯公自脩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時陳恭公
獨爲相其弟婦王氏冀公孫女曾出也當月旦出拜恭公
迎語之曰六新婦曾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
荷伯伯提挈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曰外婆見三
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想是金殿學故
朝廷如此處汝恭公默然自失後竟改知制誥蓋恭公不
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於女子而此女對答之時元未嘗
往外家也其警慧如此 國家故事修注官次補必知制

誥惟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而欲先遷司馬公以力辭三人皆除待制其雜厭士先後可見云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欠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徙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案戰國策云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敵之暮舍使左右曰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馬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

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馬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陽之事不傳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至虔求酒及甘蔗鄠洽陽在洽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柘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漢郊祀歌奉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為飲

容齋四筆卷第三

容齋四筆卷第三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排釋老
不若著書為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五六十年然後為
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
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
篇曰二氏行乎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候
五六十為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
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駁雜之譏
前書盡之昔者天子猶有所戲烏害於道哉大略籍所

論四事乞著書譏駁雜諫商論好勝及博塞也今得籍
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浮圖之法入中國黃老之術相
沿而熾蓋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
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為歡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
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况為博
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弄日時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
好弃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
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老釋惑於生人又矣執事可以
任著書之事君子汲汲 所欲為若皆待五十六而
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禮未
聞以駁雜無實之說以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則拊膝
呼笑是損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書甚勁而直但
稱韓公為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乃云執事參於戎府
按韓公以正元十二年為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
五年為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師
禮事之云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予讀韓詩
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僊

死才薄將柰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郡公謝名譽
追甫白獻至誠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因凌暴醉
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
日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
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
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十六
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之辰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
侍女合彈琵琶箏者是也

粉白黛黑

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
陳言之務去焉曼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
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麴子媿媿靡曼
者粉白黛黑以薄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
粉白黛黑立於衢間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
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莊刻飾郭僕曰粉白黛黑也淮
南子毛牆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筭珥衣阿錫粉白黛
黑笑目流眄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斛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僊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木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

於太白與子美詩畧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元已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迺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顛山頭之朝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誼得趨未塵何圖誇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巖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息鯨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過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眇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

以太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
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
雄下憎群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
高力士脫鞵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蓋時有
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嘆
哉白此書自叙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
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權殞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
劑裝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輟身手遂丐賃營
葬於鄂誠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

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吾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
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爲未盡

祝不勝詛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
子爲我祝齋戒不敬使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飾賦
斂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爲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爲
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
祝其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真藥石之言也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
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
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
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
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說甚美而罕為學者所稱故書以
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歷順宗及憲宗時為曾
祖母故稱為曾太皇太后蓋別於祖母也舊新二唐書

紀皆載之今

慈福太皇太后在

壽康太上時

已加尊稱若於

主上則為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

曾字向者嘗以告宰相而省吏以為典故所無天子逮
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濮王士欽
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曾叔祖慶元為高叔祖英
高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欽視嗣秀王伯圭為從祖今圭
稱皇伯祖而欲但為皇叔祖乃是第爾禮寺亦以為國
朝以來無稱曾高者彼蓋不知累朝尊屬元未之有也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為

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楮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一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鍾入曰臣能商臺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

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實年官年

士大夫叙官闕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爲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仕不得不豫爲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撞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搢紳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雜春秋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騶六十八歲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

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實為請有旨聽終任知嚴州秦
靖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去
齊慶曾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
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
為歎也掌故之野甚矣此豈可紀於史錄哉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
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腫有
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枚禡繫宕根囊皺旋多夜煎竹木
體寒腹大全類鷓鴣血從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

服熱雄遍體癢風冷調生側陽虛泄利須假草零火渴
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硃益食加觴須煎蘆
朴強筋健骨酒是從鱉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
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掛硝末心痛遠覓
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取延命髮
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雄雞三葉為雄五葉
為雌酒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腫者正脚石田松
者取莖宕根繫禡帶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草薺服之永
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枯如故血
逆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

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瘳風者側子附子傍作末
冷酒服虛洩者搗五倍子末熱水下之瘳塊者以硃砂
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煨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并
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獲蓉并解
魚作末以黃精酒圓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
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甕中蒸七日了以密圓服類兒可
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甕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
知藏府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
服其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
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藥捷治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脩製者如香附子菟
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
本草云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漉乾煖酒漬經一
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
更曬微乾搗之須更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
其說亦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搥然條數枚寘其間則
剝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舉投水鉢
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搗臼悉應手磨
碎艾葉柔軟不可着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

時可作細末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質用愛憐少子之說以感動之予嘗論之於隨筆中其事載於戰國策史記賈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翠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群臣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以公子為質且以為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為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燕非強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為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雉之際為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為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

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
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疆國也又曰天下之戰
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燕王
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伐曰一齊之
疆燕猶不能支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
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千乘功之爲趙所敗
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
之初趙王武臣爲燕軍所得趙斯養卒謂其將曰一趙
尚易燕况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
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只

據燕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節制之威又兼
領河東襄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爲
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
常受制於天雄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
莊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十地芥石晉
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爲強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
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
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
謂幽燕爲用武之地則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為守為令能以民事介
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但
視天府為鄣下之諸道轉運可使巡內州縣各詣名山
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秋巔吉連
雨暴漲予守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
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
而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
曰請霽者本部以淫潦為災而請雨者朝旨也其不知
變如此殆為感傷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據憑哉俚語笑
林謂雨商人入神廟行一陸行欲晴許賽以猪頭其一

水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喫猪頭雨落喫
羊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
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午變此
意未易為庸俗道也

容齋四筆卷第三

容齋四筆卷第四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

今持右也

上疏言國朝景德墾田自

七十萬頃官萬負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負治

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負田日加辟官日加多

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

者幾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蓋未見

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

下之入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

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積積

泉
休
心

猶有此際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云曩在乾
道間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
名籍尚在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
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
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二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三萬
三千五百十六員元倍於國朝全盛之際近者四年之
間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
此紹熙增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此紹熙增
八百一員小使臣一萬八千二百餘員此紹熙增而今年科舉
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

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嘗特
以為蔡凝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
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為第五以登科記者之而
非也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先陪位
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為南
京判官杜公方里吾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
至亦如者夫吾薦更踐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
謝杜公書正叙此事其語相也亦以太子少師致仕進
太保年八十一而薨稱賢於貴人往往善相人以所閱
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壽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秘要

外臺秘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
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
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
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
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
帝之火黃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
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太張左手五指側之極勢跳手
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
予謂人卒逢虎魂魄驚怖竄伏之不暇豈能雍容安步

伏呪語七字而脫邪因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
乃唐王珪之孫燾所作本傳云燾視母疾數從高醫游
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
也

六枳關

盤洲種枳六本以為藩籬之限立小門名曰六枳關每
為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今取馮衍顯志賦中語書於
此衍云穉六枳而為籬案東觀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
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
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

雖在國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
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予
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賀宰相啓式維公枳蓋用
此云

王荆公上書并詩

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為度支判官上萬
言書以為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
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
而已去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
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

財以快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公患也患
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
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
天府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
大臣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
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熱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
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
注指大抵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
富以惠貧嘗賦兼弁詩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
財人上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弁乃姦回

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
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埋埃法尚
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措克乃為才俗儒不
知變兼并可無權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司與之
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
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
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為
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琬以初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琬遣

女巫來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頰所
至于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醜以惡少年數
十自隨尤狡狴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
門鏽不啓震怒破鏽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
其賊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
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
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震出為黃州刺史下
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
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
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震在州三遷侍

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作表予謂振
也即震為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
僅能不沒其實故為標顯於此己亥者乾元二年璵以
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
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以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
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李郭詔書

唐代宗即位郭汾陽為近昵所搖懼禍之及表上自靈
武河北至于絳州兩朝所貽詔書一千餘卷家傳載其
表語其多如是又讀韋端符所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

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衛公之曾藏文帝賜書二十
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若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
治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
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常泣
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云靖五代孫彥芳
大和中為鳳翔司錄參軍以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
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勅摹詔本還賜彥芳即二事觀
之唐世之所以眷禮名將相者綢繆熟復至此漢晉以
來所不及也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人為列侯而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又以常惠護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順以罪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將柳元景等既拔弘農陝城成潼関矣而上以東軍王玄謨敗退皆召還其後玄謨貶黜元景受賞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呂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

已而正除宣撫遂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為樞密都承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坐斥隆興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為督帥遣李顯忠邵宏淵攻符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汪蒞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襄東西不相為謀乃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社韓用歇後語

社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懷其望呂葛仙鳥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提拔再接再礪乃僮僕誠自創為爾惜若諸誰謂貽厥無基址之類是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為右相顯忤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負林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三載上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群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疋綾羅三百疋絲綾五百疋而賜左相絹三百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臣於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為一百五日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

節氣五凡為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為寒食故云它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風雨三十六峯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為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
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曰既是無敵又
却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
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為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
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
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
乃以為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
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礬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靜息帖云

礬石深是可疑事凡患毒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
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
荊州與王粲登障山凡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
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者果墓
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
礬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鸛伏卵以助暖
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
人食礬石死蠶食之而不飢予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
秋暑減食當塗醫湯三益教以服礬石圓已而飲啖日
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

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迫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唯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挑谿之淚是播是認孰丰厥培孰此珪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駮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辭滌礪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珠應龍天飛蒼蔚雲瀚千官在序摩厲從吏吾惟片言

借箸泉源正冠霜臺過者卞悚顏顏殿虎聲氣不動顯仁東攢平史呼洵昌言一下恩浹千家獮鬻孔熾邊戒毛毳嬖嬰當位左掣右壅公云當今沸渭混頽天威震耀誰不慎踊遂遷中旨西柄是董出閔啓旆籌檄倥傯業業荆襄將懦日拱投袂電赴如尊乃身鄧唐蔡陳馳捷系踵佛狸歸翫民恃不恐重書賜朝百揆慘摠亞勛贊冊國勢尊鞏督軍載西寄責果重方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畫膠莽鈞樞遠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街未飽病癖且應曾不慙遺使我心懣湘湖高立草木蔚蔚維水寒齋羅山籠幾天其銘詩詞費

以冗奈何乎公萬撰母聳若韓孟籍澈會合聯句二十
四韻除蝶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中確奇
激起如六川洪河不是涯淡非瑣瑣潢汙行潦之水所
可同語也其詩口離別言無期會合意累重病添兒女
戀老喪丈夫身。心知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
謹來若泉涌析言多新貫據抱魚昔壅念難須動追悔
易勿輕踵吟巴山萃鼎說楚波堆壘馬辭虎豹怒舟出
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狃雜百種瘴衣常腥臆鬱器多
踈冗剥苔吊斑林角飯餌沉塚忽爾衙遠命歸歟舞新
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觀清拱京遊名方振謫夢意清暢

詩書誇甚知酒食接新奉嘉言無清越齋病失朧腫夏
陰偶高底宵魂接虛擁。弦寂寂聽若益纖纖捧馳輝
燭浮螢幽響泄潛蒸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蘆我家本
瀕藪有地介阜翠休跡憶沈冥我冠慙聞擘并朝高繼
逸振物群聽悚徒言濯幽泌誰與雜荒茸朝紳鬱青綠
馬飾曜珪珙國讎未銷鑿我志蕩邱隴君才誠倘儻時
論方洵溶格言多麗蔚懸解魚措拳張生得淵源寒色
披山冢望如撞群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跋鱉詎
能踴塊然墮岳石飄爾胃巢翫龍柳書天儻雲韶凝禁
角君朝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間或有類句然衆手立

成理如是也

卷四

光緒戊子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匯藏南學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

十四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

卷四筆第五

上卡偶人

禮夫作金石錄其跋漢石攝壇二刻石云其一上

石亦鄉壇壇其一祝其鄉壇壇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

象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事繁載國策所載祭

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

之土也拯子以為人雨不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

園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雨降水至流子而亡矣所

謂土木為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富龍寓車馬皆謂以木

為之像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廣東省立圖書館藏



饒州風俗

李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
無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
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為天
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為州壤土肥而
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
列又當覽乎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
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其美
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菟
巨棟連阡巨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為

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豬黑而羊白至江
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一斑褐
者則呼為鴈鵝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鵝皆鴈也小兒
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為湖沼觀羨浙西常茹皆皮紫
其皮白者為水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
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釜月下黃土也以竈

有神故呼為伏龍肝并以迂隱為名爾雷公云凡使勿
悞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已來竈額內火氣積自
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兒八稜予嘗見臨安醫官陳興
大夫言當以砌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
土為一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此讀後漢書陰識傳
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五行書
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與之說亦有所本云
廣濟生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
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
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
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
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
秋決勝篇之語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
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鐘虬鬲槃匱尊爵之款識豐碑
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刻者皆是正偽謬去取
褒貶凡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

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
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景於王
順伯因為撮述大槩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
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月朔望謁告出賃
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
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
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
萬留信宿計無所得堪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
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餼繁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
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死病盡一燭為率故紙

詞作補注

是亦大快
事

河多月

扎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
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
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盃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
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
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
戀悵悵知其必不為已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
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
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
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艦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
鑽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已酉歲六

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適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一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弃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為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端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抗寄物於嶧縣庾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

房一又傳

如望

去入藏李將軍家蘇軾有十六五六猶有五七篋事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篋去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篋數種忽聞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曰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存存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必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為識於是書

韓文公薦士

世事聚如
此良可痛
悼

唐世科舉之柄頗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胷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負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希群玉此作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茲科記又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群之

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羨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據言云正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儔負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修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正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希群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

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
所薦者領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
復餘張荻皆與據言合陸儔在正元間時名最著韓公
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為修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
下是是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日造焉先
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
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
出刺歙州朝廷者舊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
以為不當去則慘之以人物為己任久矣其刺歙以十
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既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

負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為四
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為犯分故公作權公碑
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
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以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
第進士及廷所策試士踊相躡為宰相達官其餘布處
臺閤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儔皆為後進領袖一時龍
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為當國者所忌乎
韓公又有答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
不往先進之於後輩為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
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

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員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觀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仁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

史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恆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魑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常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業何因所引詖謬如此高誘注又怪異之說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

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
齊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為
子產吞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竊感
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為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丞廳壁
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為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
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硤硤之與巖土也前
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為文
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脉乃破崖

岸為文丞是自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負而已語尤奇
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所是丞廳記矣而又云丞廳故
有記雖初學為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
出手姪孫倬頃丞宣城後生頗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
示予予曉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
宜犯不韙哉倬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為之者
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為丞廳其復有効尤者
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年譜云關於故老謂吳越亦嘗

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
旁采諸國書與其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
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玉順
伯叔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
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
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
願文序曰十五娘生吞霸朝貴彰國懿天寶五年太歲
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
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
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

王廟碑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壇院碑
封睦州墻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龍德元
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亡
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
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
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
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住持錢鏐建是年為明宗天成招慶寺幢云丁亥
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皆三年至五年
所刻真院前橋石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

止二年而改實正實正並六年次年士辰有天竺日觀
庵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廟
薨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
事天之禮於是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有天寶
實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通鑑亦然自是歷
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
佛契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寸種固未嘗稱帝
也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

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為道德經道士舉鵝
群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為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
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
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為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
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
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
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為出處
可謂奇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自正
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
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

黃庭又徐季海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
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
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
凡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于案呂氏春秋云
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
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
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桑
林二說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曾引用豈非是時未見其

書字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李善注
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
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為
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
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
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鯀魚
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
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

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付道能御陰陽自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容齋四筆卷第六 五則

韓文公逸詩

唐王竇聯珠集載竇牟為東都判官陪韓院長常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負外郎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蹟甚至猶取聯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大篇顧獨遺此何也

竇叔向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寶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
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
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
環素帝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略無一首存於
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
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
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
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不可聽。去日兒
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殘。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
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逆旅秋。

征夫應待信寒衣。不用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
居偏入聽。况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
春松應合歡。御爐香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祥
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檐石湖云曉發
魚門代晴看檐石湖日衝高浪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
洲島。纖毫指舳舻。渺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
二首云二陵恭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
後榮。幼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塋。象望長如在。誰云向玉
京。後庭華盡柳上陌。咽清笳。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
二月異仙路往來賒。縱有迎神術。終悲隔絳紗。第

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為漂水令唐書亦
以詩自名云

用柰花事

實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異女子相與
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已而
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從此處
來知徽州唐焯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
雅難終弗返於蒼梧萬國樹寃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
從 徽宗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四
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家皆無所釋顏師古
但音兒為五奚反廖為聊而已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
廖不知其何國人獨呂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
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已
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
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雖謹得一人之名然亦莫
能詳也廖良列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書有良權謀
一篇人賈誼者稱甯越杜赫為之謀漢書亦不注呂氏
云孔墨甯越杜赫為之士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師之

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集
見漫書之以補漢注之缺

徒木償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
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
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償表者
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
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自
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其徙木示信蓋人
以効起而起之事不傳

建武中元續書

諸筆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諫釋於蜀郡守何
君閣道碑一篇中以為不無以得蜀士袁夢麒應祥一
朝袁夢麒為太守時有為而云近歲雅州繁經縣
治之始有碑刻碑文曰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諫
元二年六月起於吳一則文惠公作諫釋於蜀郡守何
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起於吳一則文惠公作諫
蓋是於耳建武中元二年六月起於吳一則文惠公作
草書建武中元二年六月起於吳一則文惠公作諫

今人謂野牧焉為草焉南子時務訓曰焉之為草動

之時跳躍揚跳起尾而吏人不能制注云馬五尺以下
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車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一云注曰
形之於馬馬不可化真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之為
而可以通氣志猶持教而威又況入乎性云蓋一云注曰
也驛處之名甚奇

記李復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既而
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以為繼逐經略使遂議
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
付熙河漕臣李復復長安人久居兵間習熟戎事力上

疏詆切之予頃嘗之於國史恕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刊
瀾水集正復所為文得此兩秦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
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為不詳蓋乃錄于此其乞
罷遣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
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
為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
乘勢而來雖驚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
保險為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
虜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
中國為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

朝廷遽然之不知者主創為輕妄唐之為瑄嘗用車戰
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曩邑平地且如此
况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
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為諸路
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為諸路
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
來其乞罷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舡五百隻於黃河順
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
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舡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
顧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耳

舡五百隻若目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
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
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舡黃河
過常州入會稽山石夾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
舡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水淺灘磧
不勝舟載一舡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
能為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臣未
敢便依旨揮筆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既上
徽宗察其言忠遠罷二役復字履中為關內名儒官至
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昭玘嘗贈詩云結交賴有紫鰐